

作家也是鉴赏家，视野所及既有古今中外的诗词小说，又有电影、建筑、民间工艺，撷英咀华，品鉴赏析，从艺术中透视人生，并通过人生解刻艺术，在人性 and 艺术的互读中道说微言大义…… 中国青年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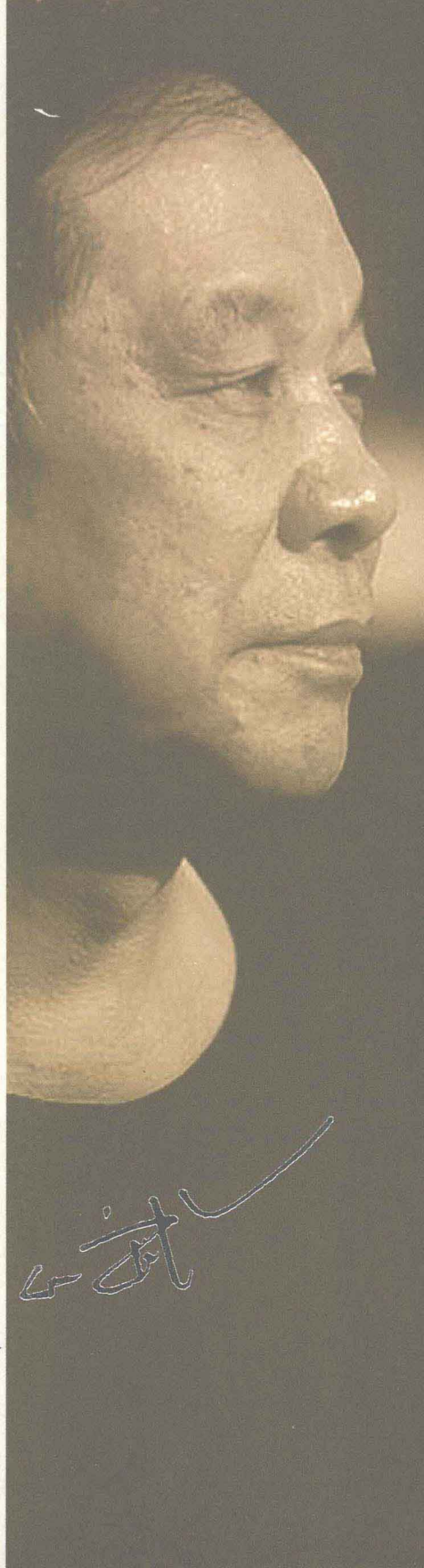
刘心武说

※

寻美感悟

刘心武 著

刘心武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心武说寻美感悟/刘心武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7

ISBN 978-7-5006-7442-9

I. 刘... II. 刘...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60800号

策划 李师东 黄宾堂
选编者 邱华栋
责任编辑 万同林
封面设计 康 健
内文设计 小马哥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邮编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营销部 010-64010813 84027892
直销部 010-64057586
编辑部 010-84015592
印刷 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经销 新华书店
规格 700×1000 1/16
印张 16
字数 250千字
版次 2007年7月北京第一版
印次 2007年7月河北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书号 ISBN 978-7-5006-7442-9
定价 25.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84047104

- 002 姐弟读书乐
- 004 有个戴鸭舌帽的人
- 007 我爱吃苦瓜
- 010 听沃尔科特受奖演说
- 014 我所喜欢的和不喜欢的
- 019 秃头天鹅
- 021 做一个“乡下铁匠”
- 024 登塔乐
- 027 隆福寺的回忆
- 035 地母
- 037 仁瓜俩枣
- 039 蝴蝶窗
- 042 一束菊色光
- 045 仙蝶寻踪
- 047 铮铮入耳是何声？
- 049 奥迪麦秸
- 051 “后主簋”
- 053 春游“香雪海”
- 055 虬梅无价
- 057 天上掉下个什不闲
- 059 美人风筝
- 061 十六朵玫瑰
- 063 静气浸人
- 065 蜗居来客
- 067 优雅的白绸围巾
- 069 直来直去
- 071 铃兰花居
- 074 登山何必非极顶

076	吴导有佳片
078	伉俪情深
080	玉壶
082	小糖火烧
084	王子的舞步
086	烟后吐真言
088	醉眼不朦胧
090	青春的眉眼
092	从忧郁中升华
095	期待新翻竹枝词
097	月亮的角色
101	书中自有酒香来
104	书中自有茶香来
107	读《百家姓》
109	远“水”近“红”
111	想喝碧梗粥
114	我读《金瓶梅》
116	狼·蟒·牛·猫
119	你哼的什么歌
122	怒绿
124	坐在门槛上的送煤工
127	你的情趣分
129	十首足矣
132	哄堂大笑中的领悟
135	白石的乳汁
139	抱养女婴
	——赴美弘红札记之一

目 录

- 141 大娃娃心态
——赴美弘红札记之二
- 143 耄耋老翁来捧场
——赴美弘红札记之三
- 145 六层楼上的启示
——赴美弘红札记之四
- 147 阿拉莫番石榴花
——赴美弘红札记之五
- 149 石破天惊少一门
——赴美弘红札记之六
- 151 海滩赏诗
——赴美弘红札记之七
- 153 奥斯汀小木屋
- 157 巴黎屋顶
- 160 巴黎有条小胡同
- 162 端木先生的眼神
- 164 挂牌之议
- 166 果香满溢夜光杯
- 168 胡桃夹子
- 170 素书之美
- 175 随缘而吟意趣真
- 178 闲水野鹭
- 180 萧红的神秘魅力
- 182 小思不迁
- 184 重新打扮泡子河
- 186 在北京看《薪传》
- 189 告别一座垂花门
- 193 洁爽

197	玲珑
199	剔透
202	跃动
204	水自天来眼波横
207	“大轮胎”与“大鸟巢”
209	耳的诉求
213	反刍苏联电影
226	反刍国产老片
219	反刍日本电影
222	反刍“短篇电影”
225	反刍东欧电影
228	反刍电影文学剧本
231	反刍《海之歌》
234	反刍往日影院
237	父亲的银幕偶像王汉伦 ——中国电影百岁絮语之一
239	哥哥告诉我谁是电影皇帝 ——中国电影百岁絮语之二
241	40年代个案:《夜店》 ——中国电影百岁絮语之三
243	回望浪花脚步 ——中国电影百岁絮语之四
245	80年代后个案:《回家过年》 ——中国电影百岁絮语之五
248	美在寻常处(代后记)/邱华栋

目 录

大家文库
中国书店出版社

刘心武说·寻美感悟

姐弟读书乐

我读初中时,姐姐已经上大学了。我和父母住在北京,姐姐是在哈尔滨上大学,因此,每临近寒暑假,我就盼姐姐回家。

放假了!姐姐回家了!我真是快活得不得了!记得我学会了在墙壁上“贴饼子”,就是两手撑地,把双腿往上甩,牵引身体倒竖,把一双脚落到墙壁上;姐姐刚回家,我就迫不及待地在她眼前“贴饼子”,希望她发出惊叹声;可是姐姐一点也不夸赞我,还批评我用鞋底弄脏了墙;后来,我又学会了完全不用墙壁支撑身体的“竖蜻蜓”(或称“拿大顶”),姐姐一到家,我就得意地倒立着,在她眼前走来走去,姐姐也仅是淡淡地夸我两句,使我很是败兴。

可是,我还是很喜欢姐姐回北京过寒暑假。姐姐除了帮妈妈做些家务事、跟中学老同学聚会,以及用妈妈的一架老式的手摇缝纫机给自己做新衣,就是看小说。我记得,有时候,她甚至除了吃饭、睡觉,几乎一直斜躺在床上,倚着被褥枕头看小说,可以说,看得昏天黑地!我们的父母,对子女一贯很温情,尤其是对子女看书,只要看的是好书,那么就很纵容,比如说姐姐那么样地一看小说竟看上一整天,爸爸妈妈绝不干涉,更不会催她去做什么家务事。姐姐如此这般地看小说,不跟我玩了,我当然不高兴,有时就跟她捣些乱,比如在她旁边发出怪声呀,假传爸爸妈妈的“圣旨”,让她去做某件事呀,可是大都收效甚微,她依然津津有味地只顾读手中所捧的书,而且,她还会忽然命令我,让我给她送杯茶,或让我把她的梳子找出来递给她,以便梳一梳倚靠中搞乱了的头发,我虽嘴里嘟嘟囔囔,实际行动上,却很乐于为她服务。

姐姐读小说的嗜好,很快地,传染给了我。记得有一天。姐姐的中学同学

约她出去玩,我便到她床上枕边,翻看她读的那些书,结果,好像是一本《简·爱》,意外地吸引了我,我竟趴在她的床边,一页页地读了下去,直到她玩完了回来,我还在那里读。

那时,作为一名初中生,我原来读的,大体上是些少儿读物,如美国童话《绿野仙踪》,苏联童话《哈哈镜王国历险记》,意大利童话《洋葱头历险记》……当然更少不了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除了童话和民间故事,那时我喜欢读的小说有苏联盖达尔的《铁木儿和他的伙伴》《远方》《蓝杯》《鼓手的命运》,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以及那时《少年文艺》杂志上刊登的一些短篇小说。当然,也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等少数成人读物。是姐姐,通过她的假期阅读,把我正式引入了成人读物的天地,记得那时,一般是,她先读,然后我接过去读。所读的,大体上分三类,一类是苏联长篇小说,如《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茹尔宾一家》《钢与渣》《青年进卫军》《虹》等等;一类是外国古典名著,如《大卫·柯波菲尔》《巴黎圣母院》《欧也妮·葛朗台》《卡斯特桥市长》《安吉堡的磨工》《贵族之家》《复活》《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一类是中国古今名著,如《红楼梦》《家》《骆驼样子》《死水微澜》等;那时像《青春之歌》等后来风靡一时的当代长篇小说还没出现,所以我们读当代长篇小说不多。渐渐地,我们姐弟也就读过的小说,很随意地交换些意见,当然,姐姐免不了笑我幼稚,我也免不了跟她抬杠犟嘴,但“开卷有益”,在独自默思与相对笑谈之中,也就体现出来了。

初中生读《红楼梦》《复活》这类的文学作品,是否早了一点?我个人的体验是:只要阅读动机是以渴望了解世界、人生为主,又有年长的人加以指导,初中生读这样的文学名著,并不能算过早。现在的初中生即使在寒暑假,也难得有时间读“闲书”了,我以为这种局面应予改变。现在城里的初中生,绝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但同学之间,其实也还是可以结成我和姐姐那样的“读伴”,在共同吮吸好书精华的活动中,使心灵变得丰富而美好。

有个戴鸭舌帽的人

——读刘湛秋的无题抒情诗

开头,我们仅仅是邻居。严格意义上的邻居。

倘若邻居都能成为我们的朋友,那么,跑到远处去看朋友的事一定会显得很滑稽。

身近不一定心近。人的心灵,即人的精神世界,为什么这般复杂微妙?

湛秋知道我是写小说的,但他并不怎么读我的小说。我知道湛秋是写诗的,但我也并不怎么读他的诗。我们是邻居——同世界上大多数邻居一样,我们客客气气,彬彬有礼,在生活方面互相照应,但我们的感情世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无交流。

有时我对他说:“嘿,你看到了吗?我最近新发表了一篇小说。”他照例没看。后来看了,看了也就看了,他无兴致评议,我便也不问。有时他对我说:“有几首诗,新发在刊物上……”那刊物我有,翻开看了,看了也就看了,再见他时想不起这个话题,他便也不问。自自然然地相处,这多么好。

渐渐地,出现了这种情况,他主动议论:你新发表的那篇小说,如何如何。我见了他也忍不住说:看见你新发表的几首诗,如何如何。与其说我们从对方的作品中产生了什么共鸣,不如说我们从对方的作品中发现和明晰了我们之间究竟有哪些不同。

人们仅能以礼相待而不能成为朋友,是否恰恰是因为不能明晰相互究竟有哪些不同。只有清醒地认识到相互的不同,才有可能产生充分的谅解。而充分的谅解应当是沟通人与人心灵的坚实的桥梁。

在这种情况下,我读到刘湛秋发在刊物上的若干无题抒情诗。其中有首说:“谅解无声而温暖/……/互送一个苹果的微笑/初春的黎明/悄悄融化着

雪水/……/如果谅解能溶于空气/为我们每个人所呼吸/被谅解是一种幸福/谅解别人也是一种幸福。”我想：这恰恰也是我所想到的。当然，我不是用诗的思维方式来想的。

我谅解。因为我理解了他。他在另一首中说：“也许，一切又都会忘记/花儿开了，还要凋谢/在美丽却又是多事的世界/只祈求相逢多于离别。”为什么那么渴求相逢而害怕离别呢？贾宝玉总怕盛筵有终，而小红却看准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对聚散的情感与认识，往细微处观察，自古就有多种不同派别。也许我毕竟比湛秋小，生活经历比他单纯，所以我总渴望着有机会去见更为广阔的世面，为此，我觉得离别次数多一点，也无所谓。当然，倘是“生离死别”，我也受不了。

不完全追求共鸣，而把别人的作品当做一个对比物，来衡量自己的情感和认识，引起思索，这是我阅读文学作品时所追求的一种乐趣。湛秋的另一首无题抒情诗写道：“你从远方归来/踏着梔子花的清香/汲水的轳轳更光滑了/没衰老的还是那一轮月亮……往事如细冷的雨滴/落叶悄悄地把你张望。”倘若我从远方回到故乡，触动我的细节，牵动我的感情思缕，难道也会是这样的吗？但湛秋在诗的结尾处说：“在这偏僻寂静的山沟，为什么会听到潮水的轰响/于是你又匆匆离开/去追逐那大海的波浪。”这倒可以肯定，我会这样的。我就这样读湛秋的诗。他希望我这样来读吗？他自己在一则短文中说：诗，“它是真诚情绪的勃发，是热点或冰点的十种升华和凝固”。“这种勃发的情绪，也不仅表现于外在的喜怒哀乐！也凝固于内在的深沉的思索，这种思索也是催开诗的花朵的力量。其实，思索本身也是情绪的特有的波动啊！”那么说，他一定赞成别人用思索的态度读思索的诗。

湛秋又在另一首无题抒情诗中勾勒了一个可爱的小姑娘的形象：“她挎着一筐蓝色的小花/从一片没有砍伐的森林/淋着叶子筛落的阳光雨/踏着绿云般的青苔/笑声，像可爱的山雀……她是从不疲倦的风/眸子像永远燃烧的星云/心中怀着爱，也怀着痛苦”。她是谁？无疑的，她象征着一种值得追随的东西。湛秋在结尾时宣布：“不管在记忆里/是金黄的果实还是衰败的落叶/有个戴鸭舌帽的人/会和她一起深情走去/不怕做出任何的牺牲。”我自

认识湛秋起，就总见他戴着一顶鸭舌帽，所以这诗的最后一节，我认定是湛秋自况——不管他承认，还是不承认。读了这个戴鸭舌帽的邻居的若干诗，有想说的话，现在便把它说了。算什么呢？吹捧吗？批评吗？什么也算不上吧？

我们能够不仅仅是邻居，也是朋友吗？我说的是严格意义上的朋友。

我爱吃苦瓜

满屋阳光,时针指着十一点。朦胧听见电话铃响,妻子又一次停下手中的家务活儿去接听。照例是这样的问答:“您是哪里?”“……”“您下午再来电话吧。对不起了!”我在被窝中翻过身,继续我的浅睡眠。睡眠质量不高,标志是我虽睡在那里,甚至家里人听见我在打鼾,可是他们的大多数声响,我都还能听见。醒来以后,我会问:“刚才谁把东西掉地下了?”儿子为此嘲笑过我:“我看你应该到克格勃去混事由——对了,克格勃衰落了,你应该去摩萨德——比你写小说强多了!”当然我也有睡得较深的时候,标志是有梦,并且醒来后还记得。有人说做梦的觉不是好觉,我个人的感受恰恰相反。从梦中惊醒,撷拾残留在脑海中的碎片,是我起床后的一大乐趣。我以为应当从梦境里学习写作技巧,它该省略时一定省略。比如背景,往往十分地“大写意”,点到为止;该琐碎时则不厌其烦,或推成“特写”,或反复“叠现”;至于“蒙太奇”的剪辑,其诡谲灵动令人叫绝,那是张艺谋和陈凯歌都无法望其项背的;尤其可贵的是,它绝不“主题先行”,百无禁忌,“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往往是在最精彩、最动情、最惊险,特别是最恐怖的节骨眼上戛然而止,令人惊醒后回味无穷。可惜的是,当我在非梦状态下写作时,虽努力想达到“如梦如痴”的境界,却往往因为意识不“潜”而浮动到理性层面上了吧,竟失却了天马行空般酣畅淋漓的抒发态势。

中午我起床了,这时我会亲自接电话。那边或许是个不甚相熟的编辑,极客气地说:“您正准备休息吧,真对不起……”如果是下午两三点钟,则往往更要连连道歉:“打搅您午休了吧……”我一边说:“没有没有,不要紧不要紧……”心中一边暗笑,我刚刷完牙、吃完“早点”,精神正旺,此时何言“休

息”！有时则是朋友或熟人来电话，除了通话的主题，对方往往顺便劝我把“阴阳颠倒”的生活习惯改正过来，口吻极为友好，令我感动，但我却顽固不化。也曾跟他们举例，比如毛泽东就是昼眠夜作，但后来发现这样举例只能让人觉得我这人狂妄已极，其实我只不过是仅仅想用以说明，有这样“生物钟”的人，无论伟大还是渺小，都可能活到八十多岁——何况我又从不抽烟。

下午的时光多用来翻报纸杂志和读书，有时听音乐或下楼散步、购物。近年来尽量减少在家里会客的安排，有编辑来电话约稿，我总希望能在电话里就把事情“搞掂”。有的编辑对此很满意，因为这也节约了他或她的时间，有的似乎不大乐意，甚至生出误会。他们认为在家里接待一下才能体现出一个作家的谦虚热情，我可以理解这种心情。对因为对方欲来，而我以“电话里或信件里说清楚了就不一定再耽搁双方时间精力了”加以婉拒，生出不快的各方人士，我在这里诚恳致歉。但我家有些特殊情况，如家人身体不好，希望能安静休养等等，也盼获得一份理解。

我家重视晚餐，大半是照顾我的“生物钟”，因为这等于是我“承上启下”的“工作午餐”，十分重要。晚餐时一家人团坐，打破“吃饭时说话对健康不利”的戒律，有说有笑，既补充物质营养，也尽享亲情之乐。

晚上看不看电视？除非事先知道有个什么节目，觉得要看，一般不拿着遥控器“煲电视粥”。当然也有偶尔随意“乱看”的时候，结果会有意外收获，比如我就差不多看全了一部叫《大秦腔》的电视连续剧。此剧似乎与所有奖项都无缘，也不见热闹的评价，我却觉得挺不错，似乎比许多被传媒炒得热火朝天的剧目都更有味道。演那个“男一号”的演员我记住了他的名字，叫储智博，我以为形象、气质、演技都不错，但似乎没能因此剧红起来，也不知是否有另外的导演看中他，请他再演个什么。我曾写过一篇《“读青”与“观冷”》，“读青”指读比我年轻，特别是隔代，又特别是尚不知名或尚不甚被称道的作家的作品，觉得往往能给我以特殊的冲击或教益。比如我就曾在书店立读过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感觉极好。那时王小波还未引起轰动，甚至继续发表作品还有些个困难。我想方设法与他取得联系，约他来我家，他后来果然来了，我带他到楼下一家饭馆，两个人占用了一个包间，把酒闲话。当我

们离去时，外面大堂的桌子已拼合成了跑堂们的床铺，一看墙上挂钟，快十一点了！后来我们又在那饭馆聚了一次，我又另约了几个年轻人，大家聊得很过瘾。可惜当我再次要约小波来聊时，突然传来他猝逝在寓所的消息！至今他的音容笑貌在我心中宛然不灭。我很感激他给予我的许多启发，如我为什么建立不起宗教信仰？他帮我找出了几条关键的原因。“观冷”就是观赏一些相对来说不那么热闹的节日。

等家人陆续安睡了，约晚上十点半左右，我坐到电脑前，开始写作，往往一直写到凌晨三点半。我大约每天凌晨四点开始上床睡觉。

每天打夜工，过“夜猫子”生活，苦不苦？这是我常遇到的问题。也不能说不苦，但我嗜好这一份万籁俱寂中的苦涩。我在饮食上，酸甜苦辣各味中，偏爱清香的苦味，尤爱吃苦瓜。每逢苦瓜上市，我家餐桌上总少不了一盘清炒苦瓜，而且基本上是由我“包圆儿”。其余像青菜头、芥菜、蒿子杆、木耳菜、生菜、茴香、苋菜等或带苦涩味或味较“怪”者，都是我百啖不厌的。俗话说：“嚼得菜根，百事可成。”于我而言，是“吃得苦瓜，百文可成”。人生中，我也算酸甜苦辣乃至其余百味皆尝过了：得过奖，出过风头，停过职，下过台，挨过批，受过嘘，卷入过纠纷，陷入过困境，当然也上过镜，受到过欢迎……人生百味中，我最喜欢的，到头来也还是创作新作品过程中的那一份艰辛苦涩。比如我去年完成了一部非虚构长篇小说《树与林同在》，为写它我和其中的主人公不知深谈了多少次，又到处寻访相关的人物，考察故事环境……后来又熬了不知多少个夜，真可谓自找苦吃。现在此作的纯文字部分已在《中国作家》1999年第一期发出，由一百七十四幅照片、图画构成特殊文本的单行本也很快会被山东画报出版社推出。再回味那份创作中的苦涩，也就化苦为甜了。今年年初又一鼓作气，写成了继《秦可卿之死》、《贾元春之死》之后的第三篇“红楼梦探佚小说”《妙玉之死》，将在山东《时代文学》杂志1999年第二期推出。写这些“学术小说”，每一细节皆需有根有据，时时要翻查核对资料，那过程更是“苦不堪言”。但一旦工程告竣，也真是自得其乐，惬意非常！

好了。天快亮了，我该睡觉去了。希望能有摇曳多姿、匪夷所思的白日梦！

听沃尔科特受奖演说

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古城岛不仅是王宫所在地，也是瑞典文学院的坐落处。1992年冬我应学院邀请到北欧瑞典、丹麦、挪威三国进行文学访问，时逢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里克·沃尔科特于12月7日在瑞典文学院发表受奖演说，有幸应邀到场聆听，留下深刻印象。

回国后见某些报纸发表的文章，称诺贝尔文学奖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评定，非。瑞典皇家科学院只管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的评定，医学和生物学奖则由皇家卡罗琳学院评定。

我在11月甫抵瑞典后，即应邀访问了瑞典文学院，因为该机构每年要在10月8日公布一位（偶尔两位并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所以引得世界上不少作家（当然不是全部）心向往之，亦使得全世界文学爱好者（差不多是全部）津津乐道，更有些人为之引颈以盼，神魂颠倒乃至喋喋不休地议论诸如“为什么诺贝尔文学奖不颁给中国作家”一类的问题。

瑞典文学院外观拙朴，初进其门那廊梯也难称堂皇，但一推门进入内室，则双眼顿感爽耀。首先看到的是纵深莫测的大书库，两旁高及穹顶的书架上排满了望之生敬的大开本精装烫金书脊的图书，当然一路走过去细看倒也能看到若干小开本的平装书……听解说方知，该书库实为评定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信息源。为什么诺贝尔文学奖没有颁给中国作家？很可能是许多中国作家虽然写得不错却没有成本的译成西方文字特别是瑞典文和英文的个人专著，或虽有一本两本但难称丰富，或虽翻译稍多却译笔欠佳，或虽有优质译本却没有主动往该处递送……从书库转入文学院秘书办公室，堂皇且富丽，四壁不仅有鎏金浮雕装饰，悬有大幅油画，还有若干大理石雕出的胸像，都是本世纪以来